

太極大師誨

語體八識規矩

頌誨錄 妙觀署

華北居士林印行

八識規矩頌講錄

太虛大師講（民國二十年八月）

一、開題

八識規矩頌，將八識分成四類說明，第一類是前五識，第二類是第六識，第三類是第七識，第四類是第八識。每一類用三頌說明，共有十二頌。在每類三頌中，又前二頌明有漏雜染識，後一頌明無漏清淨識。這次不依以上原有的程序講，用原有的句頌，另成一種組織來說明。先將十二頌分成兩大分。一，順轉雜染分，有八頌。二，逆轉清淨分，有四頌。先明順轉雜染分。在順轉雜染分中，第一類明第六識，第二類明前五識，第三類明第八識，第四類明第七識。因為什麼要依這種程序講呢？因為人類平常能覺察得到的識，



多半是第六識，如各種思想，感情等心理作用，這都是第六識的功用；這不只是佛法能說明，就是世間學術，也都能說到，但不能完全說明就是了。若單講第六識，對於事實上，還有講不通的，因為不是有意識分別，就有一切所分別的境的，如第六識能分別青，黃，赤，白等，但若盲人，眼根已壞，不發眼識，就不能見青黃赤白，那麼意識就不能分別青等色了，所以第二類要明前五識，要前五識與第六意識，俱時生起現行，才能了別五塵境，如眼識同意識同時現行，就能了色塵相；耳識同意識同時現行，就能了聲塵相；乃至身識同意識同時現行，才能了觸塵相；但這所分別的五塵境，不是可以憑空造出的，要真有所對的境，才有所分別的相的，如我們現在大眾都能見這個蒲團，是方的，這是形色，是黃色，這是顯色，要在這個處所，真有這個蒲團，這時眼識和意識生起現行，才能分

別，並且這所見的蒲團，是大家都見到的，所以這不是憑個人識現的。前五識與第六意識俱時所了別的六境相，既不是憑空而有的，那麼若不許在識外有境，這境又是依何識而有的呢？所以進一層的推論，要說到第八識。前五識所緣的器世間相，既不是前五識單獨變起的，也不是心外的法，就是第八識所變的，所謂內變根身，外變器界，都是第八識變緣的相分。若能明白這識變的道理，知道無始時來，依業力引第八識，在業力的軌範中，現成一期的根身器界；那麼世間所謂「自然界的『一切萬有』」的論調，就推翻了。（因為是業引識變的「業果」而不是「自然」。）從第八識的變現上說，本交互相徧，同類相似的。如現在我們同得人的第八識，於是我們大眾能同見一種色，同聞一種聲，不過雖同見色，同聞聲，但甲所領受的境，未必恰是乙所領受的，只是相似就是了。第八識既交互相徧

，同類相似，所以沒有顯然自他物我的隔別；但在有情的心境，却恰成反例，顯然有自他物我的隔別，有了自他，於是就要以我爲中心，要求自我的保存，自我的發展，自我的殊勝，我要架乎他人之上，人人都這樣，於是鬥爭不已。若單從第八識上說，既是互相徧的，爲什麼又有自他隔別呢？所以第四類要說到第七識的功能。有情生命的成立，自我的發展，人格的表現，都從第七識中可充分說明。

以上所說識的四種分類，在世間科學，哲學，也有說到的。如哲學的素樸實在論，這是常識的，反對這常識而成自我唯心論。他們這派的立論，說是一切境相都是由我的分別所現。這在佛法上說，也不過只依第六識一部分的功能而立。到科學發達，趨重實驗而斥破憑空玄想，要有確實的根據，真切的證明，才能存在，所以自然

科學和哲學的新實在論，已是從第六識推到前五識了，自我唯心論，已被打破。但說到不拘前六識起不起現行，境相都存在的理，那就不是世間科學哲學所容易推想到的了，這就要說到第八識所變的本質境，並說這本質境就是識的相分，這種深奧難知的理，正是世人難知的，也正是世人所迷的。因爲不明第八識，於是有說客觀的宇宙唯心論的，宗教家則說是神。客觀唯心論，說宇宙現起，是客觀存在的精神所造成，宗教家說宇宙是唯一的神所造。這兩種的所說，都是不會將八識完全說明了的迷執。若說只是普遍的精神，唯一的神，但怎樣一切有情衆生又有各個自我精神的差別；而在這各個自我精神差別中，又有各個不同的宇宙呢？從事實上看起來，他們這兩說都說不通，所以非說到第八識，不能說明宇宙。也非說到第七識，不能說明有各個自我和他隔礙的分別。若說有情的自我

，是由神分開而成的，如果這樣，那麼不是「神」已分成各個「衆生」而沒有所崇拜的神了嗎？其實這就是佛法中說的第七識的功能。從現代一般的科學哲學宗教上看，第八識第七識大抵尙迷而不知的。只於前六識，已可以說到一部分。在前六識中，第六識又比較容易觀察。但而他們迷而不知的那八七二識，也正是最重要的，要明宇宙觀，非明第八識不可，要明人生觀，非明第七識不可，但因這兩種微細難知，所以這次所講的程序，不依原有的次序，只就凡夫雜染心上，順凡夫的心理，以粗顯易知的爲出發點，然後一層深進一層，說到深奧微細難知的，所以名順轉雜染分。

二、釋頌

現在先講明意識的前兩頌。在未講本頌前，要大概說明意識的內容。意識分兩種：一，五俱意識，二，獨行意識。五俱意識，就是

第六意識與前五識同緣五塵境。獨行意識，就是前五雖不起現行——眼不見色，乃至身不領觸——但意識仍可自起分別，如意識的緣過去未來境，不過這時的意識是憑空憶想的。在獨行意識中，又分三位：一，散位獨行意識，二，夢位獨行意識，三，定位獨行意識。夢位意識，是在睡眠時，前五識雖不起現行，但意識還能分別，只是「昧略」就是了。定位意識，不只是人不容易有，就是六欲天也沒有；欲界以上的色，無色界，才有生得定，常在定中；在人中要修得，既得定以後，在定中的境界，就與普通的境界大不同了。所以上說第六識粗顯易知，也不過只說的獨行意識中的散位意識，至於夢位意識不分明，不須說明，定位意識不是普通人的心境，不容易知道。現在正覺察的，粗顯易明的，也就是散位意識。由散位意識，再說到五俱意識。從佛法上說，雖是很淺的，但順凡夫的心

理以說，在凡夫已是不易覺察的了。現在講頌文。

三性三量通三境 三界輪時易可知

「三境」就是性境，獨影境，帶質境。性境中分二：一，勝義性境。這在果中才能證得，因中不能證。二，世俗性境。就是在事實上是有的，不單是由能緣識分別變起的，例如五識所緣的五塵；或定中所緣境，也屬世俗性境。就真諦上說，雖五塵也都是幻有的，却就俗諦上說，也是由種子生，有幻相幻用，不如鏡花水月，完全無用的，所以也名性境。獨影境也有兩種：一，有質獨影。雖在此時，此處，此界，沒有此法，却在法界中是有的，不過在此界此時此處，只是爲意識所分別變緣的，所以仍是獨影。二，無質獨影。不在此時，此處，此界，沒有此法，就是他時，他處，他界，也沒有，只是意識上假立名言的分別，如妄分別龜毛兔角。帶質境也分二

：一，真帶質。就是以心緣心，如第六識通緣一切心所，或第七緣第八見分爲我，也是以心緣心，但所緣的相雖與所托的質不符，確已帶有質了。二，似帶質。就是以心緣色。這只是獨頭意識所緣的帶質相分，是意識所增益的，如分別桌，椅，等名物，其實只見顯色，形色，沒有見桌椅。以上幾種，若分類說呢，勝義性境不變而緣，其餘的五種是變緣的。在這五種中，世俗性境同真帶質境是兼因緣變同分別變的，其餘的似帶質，有質獨影，無質獨影，只是分別變的。這三境第六識都有。「三量」就是現量，比量，非量。「量」，就是正知。因爲境有三種，所以了境的智識，也有三種；在這三種智識中，前兩種是正確的，後一種是不正確的。現量緣性境，只有事實，不帶名類分別。比量緣正確的獨影境。非量緣不正確的獨影境同帶質境，那就與事實完全不符了，只是意識無始以

來分別名言習氣，顛倒分別性相，如病眼見空中花似的。（在平常不會學佛的，大多是非量緣境，顛倒錯誤的。）這三量第六識也都能通。「三性」就是善，惡，無記三性。第六識作業範圍也很廣，可通三性。就第六識作用上說，在三界輪轉受生死，也容易知道，若造上中下三品惡業，墮三惡趣；若造三品十善，生人，六欲天，阿脩羅三善趣；造三品十善，並脩四禪八定，生色無色界天。

相應心所五十一 善惡臨時別配之

以上所說的八種識，都名心王，各有相應的心所。現在說意識心王與五十一位心所都能相應。這五十一位心所的數目，不過是根據天親百法論，和瑜伽論而說的。若廣分別，還不止五十一位心所；簡略說，也不到五十一心所。心所又名心所有法，就是心王起時，心所有法也隨之而起，如主從的關係一樣。但心所與心王雖同起，

却不是一體，是有兩法，才能說相應的。「相」是互相義，必須兩法同時，同處，同緣一境，同作一事，這才名相應。雖與五十一位心所相應，却不是一切時都與五十一心所相應，如與善心所相應，就不與煩惱心所相應，與煩惱心所相應，就不與善心所相應，且與此煩惱相應時，就不與彼煩惱相應，不過總括說，意識相應的心所有五十一，這五十一心所，可分爲六位。一，徧行有五。徧行，就是無論何時，何地，何境，何識，但有識起，這五種心所都能普徧現行，所以名徧行。這徧行中的五心所，就是作意，觸，受，想，思。「作意」就是能警動其餘心所現起的。「觸」就是根境識三接觸，能觸境的心的作用。「受」就是順觸的領受。「想」就是於領受境取分割限量，由此有彼此是非可判別，而立種種名，所以想是名。字言說的所依。「思」就是造作的力，能令餘心所起造作。二，別

境有五。別境，是緣特別的境才現起的。別境中有五心所，就是欲，勝解，念，三摩地，慧。「欲」就是於境起希望，於順境希望能合，於逆境希望能離，於中容境不生欣求厭離的心，則無欲。「勝解」於無疑境上，確定明了，印持不惑。「念」——憶念。就是能明記不忘。這念心所在過去境上才生現行。「三摩地」就是定。於所觀事，明記不忘，而能念念專注一境。「慧」依念定所觀察境，判決簡擇，成明了決定，而有慧生起。三，善有十一。就是信，精進，慚，愧，無貪，無瞋，無痴，輕安，不放逸，行捨，不害。「信」不是通常所說的信。因為通常的信，通於所謂迷信等，違於實事真理，只是煩惱中的惡見妄執，此不名為信。此中所說的信，是依佛法中因果實事，性相真理，信有三寶四諦，而起的信。要是沒有這個信，就成妄想流轉，是大隨煩惱中的不信，所以這信能對治不

信，是萬善的本，智慧的源，功德的母，所以在善法中，首先說信心所。「精進」不是通常所說的勤，因為於不善事也能生起勤。這個精進，就是四正勤，是依正信而起的，能止惡行善，就是已生惡令斷，未生惡令不生，已生善令增長，未生善令生。慚，愧，這兩種心所，都是羞恥心，凡能止惡行善，必定要有這羞恥心，雖都是羞恥心，但是有差別。「慚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，知自有佛性，與諸佛菩薩相同，既有此人格，怎麼於諸佛菩薩所成的功德，還不能成，於惡還不能斷呢？！所謂善猶未成，惡猶未止，自己生起羞恥。「愧」就是對他生愧。一切諸佛菩薩，都具有三明六通，於我現前所作所爲，諸佛菩薩悉知悉見，我現在善猶未成，惡猶未止，怎樣對諸佛菩薩，怎樣對一切衆生呢？！無貪，無瞋，無痴，名三善根，能對治貪，瞋，痴，三不善根。貪，就是於己分之外，還要將所

有的都歸自己統領權下，「無貪」就是能將已經有的，施捨他人，未有的也無所取。「無瞋」就是慈心，而這種慈心，不是普通的慈心，因為普通在相當的限度有慈心，但出分限以外，還要起瞋的，這是由無瞋所發的慈心，所以是無分限的，普遍的。「無痴」是對治痴的。就是於事理能明了覺悟；但與慧不同，無痴只是善，慧可通善惡無記三性。「輕安」也是定心。在平常散心用事時，身心如負重擔，行走不定，但有定現行，如將平常重擔放下，只覺身心輕快，安樂，為向所未有的。輕安與三摩地不同，輕安只是善，三摩地通三性。「不放逸」是依精進，無貪，無瞋，無痴，和合而成的。不但精進脩一切善法，並且謹慎能防護有漏法不生。「行捨」就是行中之捨，簡別不是受中之捨，因為五受中有捨受，恐與捨受相混，所以說行捨。行捨就是依止精進，無貪，無瞋，無痴，脩一切善

法；雖修一切善法，而心平等性，心無所住。「不害」是無瞋中的一部分，但這是悲心，見有情衰損惱害時，心生悲愍。四，煩惱二十六，可分四類。(a)根本煩惱六。就是貪，瞋，痴，慢，疑，惡見。這六種自性就是煩惱法，爲一切煩惱的根本，所以名根本煩惱。「貪」就是於三界有，有具，不了是苦，而生貪著。貪與別境中的欲心所不同，欲只是希望，通於三性，但貪欲就成有覆或不善了。「瞋」是於有情苦，苦具，正現起時，生違反心，生忿恚心。(欲界衆生所作所爲，都是從貪瞋發動的，所以貪瞋徧於欲界。到色，無色界，就只有貪無瞋了。)(痴)又名無明，就是不明因果，不知性相，由痴爲依，而生貪等煩惱心所。「慢」有七種，或說九種，總言之，就是自高陵人的意義。一切衆生，既有我見，就要將我提高，架於人之上，而以他人爲提高自己的工具。這慢心所是任何人都

不能免的，就是極低心下服的人，表面看似似乎沒有慢，其實他只是沒有遇着機會，到了有相當的機會，他也要起慢的。「疑」就是於因果性相，猶豫不決，由疑能障生善慧；能斷疑的，就是慧心所。「惡見」，又名不正見。包含有五種，就是身見，邊見，邪見，見取見，戒禁取見。「身見」就是個體見，執個體是我，而成我見。由我見而有我所。「邊見」就是於我見上，執斷，執常，我身死後，是斷滅了呢，還是永久不滅的呢？「邪見」除身，邊，二見外，其餘的都是邪見，但最大的邪見，就是撥無一切的虛無見，或名惡取空，或名豁達空。「見取見」就是於種種見中，隨取一種，執爲最勝，最上。「戒禁取見」就是執取所持的牛戒，狗戒等，以爲能得解脫。（信這種不正戒，以爲能得解脫的，這正是迷信，這是惡見，與前面善心所中所說的信不同。）（b）小隨煩惱十。就是忿，恨，覆，

惱，嫉，慳，誣，諂，害。這十種煩惱，是自類各別起的，範圍狹小，如忿起恨不起，所以名小。隨根本煩惱而起，所以名隨煩惱。忿，恨，惱，害，嫉，都是隨根本煩惱中的瞋心所起的。「忿」是於現前不饒益境所起的。「恨」是於過去忿境上懷怨不捨。「惱」就是由忿恨以後所起的瞋心所。「害」就是無悲愍心，常損惱有情。「嫉」就是耽著名利恭敬，見他人有榮利事，不能忍耐。覆，誑，諂，都是隨根本煩惱貪，痴，所發動的。「覆」就是覆藏已過，不肯發露懺悔。「誑」就是耽著名利恭敬，雖無實德，假現不實功德，欺騙他人。「諂」就是諂曲，矯飾惑世。慳，慳，都隨貪所起的。「慳」就是於自己的一點有漏榮利事，貪著在心，醉心於中。「慳」就是慳吝。將自己所有的身命財產保守，不肯施捨。(c)中隨煩惱二。就是無慚，無愧。這兩種煩惱，徧於不善，範圍較寬

，所以名中。也是隨根本煩惱而起，所以名中隨煩惱。「無慚」是慚所對治的。不顧自己的人格，名無慚。「無愧」是愧所對治的。不顧他人譏嫌毀謗，名無愧。(d)大隨煩惱八。就是不信，懈怠，放逸，昏沈，掉舉，忘念，不正知，散亂。這八種通於一切染心，範圍最寬，所以名大。也是隨根本煩惱而起的，所以名隨煩惱。「不信」爲信所對治的。就是於實事真理不能把握，令心成流蕩無歸，一切煩惱心所都從不信生起的。「懈怠」就是不精進，不策勵心。「放逸」爲不放逸所對治，就是不修善法，不防護惡法。「昏沈」是無痴所對治的，就是蒙昧無知，能障觀不生。「掉舉」是輕安所對治的，就是令心不寂靜，能障止不生。「忘念」是念所對治的，就是忽略心。「不正知」與惡見不同，不正知但於事理不能正確明知，惡見是執見確定。「散亂」就是不定心，令心流散。六，不

定四。就是悔，睡眠，尋，伺。這四種不定是善，是不善，是無記，所以名不定。「悔」又名惡作，就是於已作不作的事，心中生起追悔。若於已作的惡，生起追悔，這就是善；但常時惡作，令心不安，這也是不善。「睡眠」也通三性。若適當睡眠，就是善，若耽著睡眠，就爲不善。「尋」就是尋求。「伺」就是伺察。尋求相粗，伺察相細，言說分別，就是從這兩種心所建立的。通常心理學所說的思想，不是佛法中所說的想心所，只可算是尋伺這兩種。意識心王若與這五十一位中的善心所相應，就成善意識，若與不善心所相應，就成不善意識，沒有拘定的，所以說「善惡臨時別配之。」

性界受三恆轉易、根隨信等總相連

「性」就是善，惡，無記，三性。在第六識作業，通三性，或善，或不善，或無記。「界」就是三界。由意識作業通三性，所以受報

也不定，或欲界，或色界，或無色界。「受」就是五受。意識或時苦受，或時樂受，或時憂受，或時喜受，或時捨受。因為意識於性界受這三種中都不拘定，所以說「性界受三恆轉易」。「根」就是根本煩惱。「隨」就是隨煩惱。「信」就是信等十一。「等」等取徧行，別境。第六意識起時，或與根本煩惱相應，或與隨煩惱相應，或與信等心所相應；這些心所與意識總是相連而起的，所以說「根隨信等總相連。」

動身發語獨爲最 引滿能招業力牽

凡造成業，要經三種階級：一，審慮，二，決定，三，發動。前兩種階級，都是意識的功能，到了發動，才有身語業的發現，所以身識雖能動身，舌等語具雖能發語，但動身發語的主動力，還是在意識。這唯有意識有這種功能，所以說「獨爲最。」「引」是引業，就是

由第六識所造的强有力的善惡引業，熏成業種，含藏在阿賴耶識中，成熟時，能招當來總報。「滿」是滿業，就是由第六識所造的劣的善惡滿業，熏成業種，含藏在阿賴耶識中，成熟時，能招填滿總報的別報。引業力强，滿業力劣；引業如畫師所畫的大概模形，滿業如弟子加功填彩，圓滿所作。所以雖由第八識受報，但都由第六識的造業所牽引的。

以上已明染分第六識兩頌。今當續明前五識兩頌。

性境現量通三性

前五識所緣的只是性境，如現前有實有色，眼識才能緣；但這所緣的是世俗性境，因為不能隨心改變其性，所以名性境。「現量」就是說前五識只有現量，無比量，非量。因為要五根對五塵才能發識，比量非量都是由識自起分別的；又前五識對現前性境，直接了知

，無錯亂，不帶名言，所以無比量非量。「三性」就是明前五作業通三性，但前五不能自動造善惡業，只能幫助第六意識作善惡業，隨第六意識而有善惡無記三性。

眼耳身三二地居

前五識中的「鼻」「舌」二識，只有欲界有，因為欲界受段食。到色無色界都是禪悅爲食，所以用不著了知香味的鼻舌二識了。「眼」「耳」「身」三識則二地有。「二地」是指的三界九地中的欲界五趣雜居地，同色界初禪離生喜樂地。這離生喜樂地，雖已在定中，但有時出定可見色；並且互相談話，可聞聲；身也領觸，所以有眼耳身三識。過此地以上，就常在定中，前五識都不起現行了，只有定中意識。因爲這鼻舌身三識，只止於五趣雜居地，同離生喜樂地，所以說「二地居」。雖說第二地以上，前五識不起現行，却不是指的出

世聖人，只是說的異生。因爲出世聖人，不受三界分限拘定了。

徧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大八貪瞋痴

前五識心王，與三十四心所相應。就是徧行五，別境五，善十一，中隨煩惱二，大隨煩惱八，根本煩惱中的貪，瞋，痴，三種心所。

五識同依淨色根 九緣七八好相鄰

「根」有兩種：一，浮塵根，又名扶塵根，或根依處。就是平常肉眼能見的眼根乃至身根。二，勝義根，又名淨色根，是潛存在浮塵根的根依處中的。雖是色法，但肉眼不能見，依佛法中說天眼才能見到；現代科學中所說的視神經，聽神經等，似乎是說的這五種淨色根，但也不是平常眼所見的，要用顯微鏡，並加以一種推測，才能見到。依這五種淨色根，才能發五種識，所以這五種根，就名發識的增

上緣依；也名同境依。不過在眼識生起時，要九種緣，以上所說的增上緣依是一種，還有其餘的八種，就是空緣，明緣，作意緣，分別依緣，染淨依緣，根本依緣，種子依緣。頌中說的「九緣」就是指眼識現行必須的緣。耳識生起現行，只要八緣，除明緣一種。因為黑暗中也能聞聲。頌中的「八」就是指的耳識必須的緣。鼻，舌，身，三識，生起現行，就只要七緣，除明緣，空緣兩種。因為這三識要逼近才了知香味觸。頌中的「七」就是指這三種識現行必須的緣。

合三離一觀塵世 愚者難分識與根

鼻，舌，身，三種識，要與境相接觸，才能取境。眼，耳，二種識，要與境相離，才能取境。小乘外道凡夫這三種人，無真智慧，對五根與五識不能分別辨明，所以說「愚者難分識與根。」

以上將染分前五識兩頌講完了。以下接着講第八識兩頌。

性唯無覆五徧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二乘不了因迷執

由此能興論主諍

三性中的無記性有兩種：一，有覆無記性。就是在他的業性雖沒有明確界限可以說是善是惡，但有覆蔽的。二，無覆無記性。就是在他的業性既是非善非惡，而又沒有覆蔽的。從第八識作業上說，就是屬於後例的，是無覆無記性，所以說「性唯無覆」。從第八識的現行上說，只與五徧行相應，不通其他的煩惱心所，善心所；但不與其他的煩惱相應，連與無明也都不相應；或有說也同無明相應的，這不就現行說的，只是就含藏有前七識的種子而言，因為前七識的無明種子，也含藏在阿賴耶識中。「界」指的三界。「地」是九地。「他」指的第六識。「生」是從無而有，假名為生。在第八識隨引業現起一期命根就名生 這一期命根終了，就名死。第八

識隨第六識所作引業力的支配，在三界九地中生死死死，相續不斷，所以成有情的生死流轉。因爲第八識的行相，是相似相續的，很微細難知，就是聲聞獨覺聖者，都不能明了，都生起迷執。迷執有兩種：一，增益執。就是執無爲有，如本無人，法，而衆生二乘執爲是有。二，損減執。就是執有爲無，如八識心心所法，雖如幻化，而是幻有非無。在二乘人不明了，就生起迷執，撥無第八識。由此無著，天親，護法，這些大乘論主，引經據典的與二乘諍論，來證明唯識的理，以破他們的迷執。

浩浩三藏不可窮 淵深七浪境爲風 受熏持種根身器 去

後來先作主公

「阿賴耶」是梵語，譯爲「藏」。阿賴耶識，就是藏識，具有三義：一，能藏，二，所藏，三，我愛執藏。這都是就阿賴耶識而言的

，只是對向不同就是了。對一切種子名能藏。因為一切種子，都含藏在阿賴耶識中，種子所藏的，阿賴耶識是能藏的處所，所以名能藏。對一切現行雜染法，名所藏。因為根身器界這一切雜染，現起以後，阿賴耶識反為一切雜染法覆藏，為一切雜染法所藏了。所以名所藏。對第七識名我愛執藏。因為第七識恆時有我愛執，這被執為我的，就是阿賴耶識現行的見分，所以就成了第七識所愛執的處所，所以名我愛執藏。頌中的「三藏」就是指的這三種。「浩浩不可窮」就是說這三藏義，都甚深難知，無有邊際。因為阿賴耶識所藏的一切種，不可窮盡，所以能藏一方面也不可窮。因為藏阿賴耶識的雜染法，不可窮，所以所藏一方面也不可窮。因為第七識的我愛執，很不容易覺察，就是睡眠時都相續不斷的執我。這不但普通人不易覺察，就是稍用點功的，也不容易覺察。在禪宗下曾有一段

公案，就是有一個參禪的人，用了很久的工夫，他自己說他的心能自作主，但有人問他說：「當你睡眠到無夢時，你也能作主嗎？」他就默然了。這就是不覺第七識執第八識的緣故，但此不但稍用點功的不易覺察，就是二乘也不承認，所以無著菩薩造的攝大乘論中有六種理由，來成立第七。最顯明的例，如說無想定，因為有第七染污意，所以與滅盡定不同，所以聖者不修此定；若無第七，那麼無想滅盡就沒有分別了。又有五同法，可比知有第七，因為前五識都有所依根，所以可比知第六意識也有第七為所依根，如果沒有第七，那麼第六就沒有所依根了，第六既沒有所依根，前五也不當有所依根，五同法就不能成立了。由以上所說的，可見第七最不容易覺知，但又不能撥無第七，所以從我愛執藏上說，也是甚深難知不可窮。「淵深七浪境爲風」這一句，是一種譬喻。第八名本識，如

淵深的海；前七名轉識，如波浪，依海而得起。但這七種轉識，都有境爲增上緣，才得生起；如海上有風，才能起波浪似的。雖前七都以境爲增上緣，不過在前五識最重要，是必須不可少的，因爲前五識離境就不能發識；在第六識還可由識分別，妄現的境也可發識；第七緣第八見分爲境，境也常有，而不須別藉他境才生。所以最不可離的就是前五識。「受熏持種根身器」是明阿賴耶識受熏持種的功能。因爲阿賴耶識是無記性，所以受前七轉識染淨熏習，既被熏以後，就將染淨種子執持不捨。如室中燃香，香的自體雖盡，而香氣還留在室中，所以阿賴耶識受前七轉識熏後，所成的習氣種子，也含藏在阿賴耶識中，執持不捨，持內根身外器界，這都是阿賴耶識所變所緣的，所以這識的相分有三種：一，一切種。就是受前七熏習，所成的種子。二，器界。就是所變的相分。三，根身。就

是五根的身體，身是總，眼等四根是別。這根身是阿賴耶識的執受，因爲根身就是五根諸法和合的總聚，這總聚爲阿賴耶攝持依止爲自體，能生覺受，觸受境界，於是根身與阿賴耶識就成了同安樂共患難了。如人穿一件極難脫下的衣服，同身體都和成一體了，於是被人損害這件衣服時，自體也同感覺痛苦，撫摩衣服時，自體也覺到快樂。又阿賴耶受熏持種的理，也可以比知，如我們在前幾十年的事，到現在一想，還歷歷在目，這雖由第六意識記憶的功能，但還是因爲第八能持種不失的關係。這還不明顯，再明顯的，就是有時雖未經明了的意識記憶，只要前五識與五俱意識現行，阿賴耶識就受了熏了而持爲種，所以有時在夢中境，是平常會未經過的，第六識也不會記憶的，這就是由阿賴耶識持種不失的功能所現。若這一期業報已盡，阿賴耶識對根身不持爲自體時，這就名死；若最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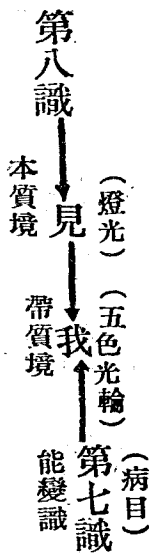
受胎的一剎那，就名生。在人死時，全體都冷盡，但有一處煖氣最後捨，在那時前六識都沒有功能了，只有阿賴耶識還沒有離去，要這煖氣完全沒有了，這才名死人。受生時最先成胎的，成立第一剎那生命的，也是阿賴耶識，然後前六的功能才隨之生起，所以阿賴耶識是一切有情一期生死的主人翁，所以說「去後來先作主公。」雖是主人翁，却不能執以爲我，因爲他雖是相續不斷的，而實是剎那生滅，而無常的，而且是隨業流轉而無力的。

以上將雜染第八兩頌講完了。以下明雜染第七兩頌。

帶質有覆通情本 隨緣執我量爲非 八大徧行別境慧 貪
痴我見慢相隨

「帶質」就是帶質境。第七緣第八見分爲我，是真帶質境。因爲所緣所執的我，雖不是第八見分的真相，却是自識托第八見分爲本質

而變起的妄相，所以「我相」是由第八見分同自識兩方面的關係變起的。現在以很明顯的譬喻說明。第七識如病目，第八見分如燈光；由病目對燈光，才見有五色光輪，這光輪喻如我相。但光輪不是燈光的真相，是病目才見的，却又不離燈光而有的。所以五色光輪是病目同燈光兩方面的關係幻現的。我見也是同樣的理由。爲要使人們看著更明了，所以再作表如下。



第六識也有真帶質境，但是不明顯，只有第七最明顯。故在此說明「有覆」就是有覆無記性。第七識只一味的執第八見分爲我，不分別六塵境界，亦不對他有情發生交涉，沒有顯然的善不善，但由

他念念執我的關係，可影響前六成不淨，所以本性雖是無記，而有我執的覆蔽，就成了有覆無記性了。「通情本」就是說第七的帶質境，通於情本。「情」就是能變識——第七。「本」就是本質境——第八見分。由能變的情識，托第八見分的本質，而現有帶質的我相。有說通情本，是說的第七執我，通於三界有情生死之本。但是正確的解釋，還是前例的。「隨緣執我」就是說第七隨所緣的第八識，而執爲我，第八若生在欲界，就隨生在欲界，執第八見分爲我；生色無色界，也是一樣。在三量中，第七屬於非量。因爲第七不了第八真相，所以不是現量；不能推理，所以不是比量；只一味的由自識托第八見分變起的我相，而執爲我，所以說「量爲非」第七識相應的心所有十八，就是八大隨煩惱，徧行五，別境中只與慧心所相應，根本煩惱中與我貪，我痴，我見，我慢，相應。頌中的

「我」字通於貪，痴，慢，三種。痴就是恆行不共無明，又名根本無明。由第七與根本無明相應，所以不明第八真相，而生「我見」，就執爲我。這我見所由起的不明，就是「我痴」。由執爲我，於是愛著不捨，所以隨第八生在何界何趣，都不捨離，就是自殺者，也是爲愛我，這就是「我愛」。因爲愛我，無形中就要使我架於一切人之上，由尊重我，所以只見我是最勝最上的，這就是「我慢」。在第七執我的功能，最不容易斷，也無法可斷，只有從第六識用功，使智慧訓練至強銳有力，然後才能對治，漸漸斷除，從第七本身，在凡夫位，是無法對治的。

恆審思量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 四惑八大相應起 六
轉呼爲染淨依

第七識，梵語名「末那」，譯爲「意」，就是「恆審思量」的意

義。「恆」是恆時不斷。「審」是決定不惑。「思量」是徧行中的思，同別境中的慧，和合而成的。第八恆而不審；第六審而不恆；前五不恆不審；只有第七末那恆時審決思量於我相，相隨不離。雖是很簡單的，只一味的執我，但影響於有情甚大，令有情日夜永久在昏迷中。「日夜」也可說是生死。「鎮」就是永久義。「四惑」就是我貪，我痴，我見，我慢。「八大」就是昏沈，掉舉等，八大隨煩惱。因為第七與四惑八大相應而起，所以前六轉識雖修善法，但由第七執我的關係，也成了有漏善；第七若轉成清淨，前六所作善法，也就成無漏了。因為前六轉識，依第七而成染淨，所以說「六轉呼爲染淨依。」

以上將雜染第七識兩頌講完了。到這裏才明了社會的不平，人心的不良，根本原因就是由第七作祟。明了這個理，可見思想簡單的

唯物主義，以爲衣食住平均，就能解決人生痛苦，使天下太平，這是不明人生真相的。要知道人的求衣食豐裕，只是我貪的一部分發展，這只是資生之物。第七執我不是這樣單純的，還有人爲求精神快樂，捨棄物質享用，並且連肉身也可不要的，如印度的投崖，拔髮等外道；還有我慢熾盛的人，由我慢影響前六的作爲，處處要光榮體面，架人之上，不肯受人壓制，所以有人雖以多少金錢運動他，却不能使他屈服的。可見只求衣食住平均，以爲就能解決人生痛苦的，依佛法看起來，實在覺得他們無知，同時又感覺到他們可憐。到這裏順轉雜染分八頌都講完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也知道了。以後再說到逆轉清淨分。

此中八識的順轉逆轉，都是就凡夫的心理而說。「順轉」就是順於凡夫平時轉向外境的心而說；「逆轉」就是將凡夫平常的心轉向

內識而證清淨。怎樣能轉向清淨呢？要先從第六識用功，將自識轉成無漏智；進一步就轉第七識，將第七所有的障隔打通；然後再由第六第七合力，轉第八識；第八既轉向清淨，前五是最無力的，於是也轉成清淨了。所以逆轉清淨分的次序，第一頌明第六識，第二頌明第七識，第三頌明第八識，第四頌明前五識，今先明第六識頌。

發起初心歡喜地 俱生猶自現纏眠

地前有資糧位，加行位。「資糧」是對佛果說的。如人行遠路，要帶着資糧。我們從凡夫位到佛果，也要廣集資糧，集資糧就是修福慧，修福慧就是修六度行。修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三度，是集福；般若，是修慧；精進，禪定，通於福智。在這資糧位，共有三十二心，就是十住，十行，十迴向。楞嚴經中說十住以前，還有十信。

在十信位，也修六波羅蜜行，但這是意識散位行，如在欲界，由第六意識，聽聞正法，由聞法而生慧，就是聞所成慧，這就是六度中的文字般若。由聞法以後，能持戒，這就是思慧，包括六度中的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。（因為戒的廣義，不惟是佛制的戒條，才名戒的，就是對於佛說的法，在起心用事時，都要觀察合不合佛所說的，觀察應作不應作，所以戒法的範圍很廣，能包括四度。但後因有人不如法行，佛才為這類衆生，制定戒律，作他們行爲的標準。）由思惟而如法修行，由修行純熟而得禪定，這與定相應的慧，就名修所成慧，由定力成就，於是出生種種不可思議事，能轉現業報，能超欲境界；不過佛法不重在定，重在由定所生慧，由慧才能斷惑証真，這就是六度中的禪定般若兩度。由修六度，而使信心成就，登入初發心住，因為到這位「勝解修行力」才現前，才能發深

固不退的菩提心，所以名發心住。以後只有進無退，得住於佛法中，到這位就名賢位菩薩了，所以這是由凡夫入聖的關鍵，是最難入的，然後由初住到十住，十行，十迴向，都修六度，廣集福慧資糧，但有淺深不同就是了。但這三賢位的菩薩，還沒有起「立證真如法性的決心」，到煖，頂，忍，世第一，四加行位，才加功進行，常在定中，一心求證真如法性，不證不起，然後由定力發生證真如的慧。（若沒有以前的三十心，而求證真如，那就只能證小乘生空果，只能證真如空性，而不成不空妙德。）慧將生起時，名煖位，如日光將出時，先有煖相現。慧已生起，名頂位。如日光已出到山頂，能光明朗照了。第三是忍位。就是由慧定能忍可，這位有上中下三品忍，到上品忍而進入最後一剎那的世第一位，就是在世間是最為第一的。以上所說的修行的位次，都是有漏第六意識的用功力，但

有散位定位的分別就是了；前五識雖也能幫助用功，但是無甚力量，第八完全不相關，第七不但不幫助，反爲第六修行的障礙。經世第一一刹那，入真見道，由真見道，入相見道，這才登初地，這時第六第七就轉成無漏了。頌中所說的「歡喜地」，就是初地。因爲在初地前，用有漏第六識修行，有漏聞思修慧，漸伏分別所起二障。入初地時，才將無始本有的無漏清淨種，生起現行，頓斷分別所起二障種子，到這時一向求證的真如也證到了，第六識也轉成了妙觀察智了，得未曾有，生大法喜，所以名歡喜地。在雜染位上，八識各有相應心所的多寡不一，到清淨位上，都與二十一心所相應。在染位，識是心王，到了清淨位，五別境中的慧心所就轉成智了，智就是心王，智相應的識與其餘的五徧行，四別境，善十一，都隨智轉。頌中所說的「初心」，就是入初地的心，因爲十地中，都有入住

出三心，入心也名初心。在初地，第六識雖轉成妙觀察智，但俱生所起二障，還沒斷盡，只斷了一分異生障，可不墮惡趣了，所餘的二障，有時現行纏繞意識，有時或眠伏不起現行，但並沒斷，遇緣還要生起現行的。所以從初地到七地，都不能算純無漏。

遠行地後純無漏 觀察圓明照大千

「遠行地」就是第七地。到第七地以後，第六中的俱生現行二障，完全不現行了，因為入二空觀，證真如法性的慧，相應不斷的現起，沒機會使二障現行，所以說「純無漏」。從初地到七地，是下品妙觀察智，七地以上，是中品妙觀察智，到佛果就成了上品妙觀察智，圓滿明淨，雙觀真俗二諦，普徧朗照大千世界。

上將第六識頌講了。以下明第七識頌。

極喜初心平等性 無功用行我恆摧

「極喜」就是初地。第七識無始妄執我法，直到初地，第六意識轉成無漏清淨智，此强有力的智，才將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了，不但不執第八見分爲我，反能徧觀一切法平等性；但由俱生二障種子沒斷，所以有時還執我，直到第八地，證眞如智已能不加功用而任運現起，於是第七執我的我執，就恆被第六無功用行將他摧滅了。所以到第八地，第七才沒有了我愛執，才捨了第八識。

如來現起他受用 十地菩薩所被機

如來有法性，受用，變化，三身。受用身，又分自受用身，他受用身。自受用身是佛自證境界，第十地菩薩，都不能見的。爲要使初地至十地的菩薩，也受用法樂，被十地菩薩的機，所以又現他受用身，爲初地菩薩所現的佛，是以百蓮花爲佛座的佛，爲第二地菩薩所現的佛，是以千蓮花爲座的佛，乃至爲十地菩薩，各現他受用

身，這都是平等性智的功用。

以上將第七識頌講完了。以下再明第八識頌。

不動地前纔捨藏 金剛道後異熟空 大圓無垢同時發

普照十方塵刹中

第八識也名阿賴耶識，就是藏識。因為這識被第七識執爲我，所以名藏。將到不動地前，我執永伏，才捨了這個名字。「異熟」就是異熟識；又名業報識，因為這識就是受善不善業所感的報體。凡受業報，就有分劑，到金剛道後，就不受業報支配，就無分限，無邊際了，所以說「異熟空」。「無垢」就是無垢識。因為此識不再受熏，一切有漏雜染種子永斷，所以名無垢識。「大圓」就是大圓鏡智，因為只與清淨善無漏慧相應，所以名大圓鏡智。到佛果位，第八轉成大圓鏡智，無垢淨識同時發，普照盡虛空，徧法界；一切因果，

實事真理，無不朗照於大圓鏡中，所以說「普照十方塵刹中。」

以上將第八識頌講完了。以下明前五識頌。

變相觀空惟後得 果中猶自不詮真 圓明初發成無漏

三類分身息苦輪

前五識轉爲成所作事智以後，也能觀生空法空所顯真如，但不能親證真如，只能於自識變起真如相分，而觀生空法空。因爲不能親證真如，所以沒有根本智，只是後得智攝。前五就是到佛果位，也不能證真如，所以說「果中猶自不詮真」。圓明初發成無漏二句，就是說大圓鏡智無垢淨識同時發的時候，那時所持的五根，就成無漏五根了，由無漏五根，所發的識，也成了無漏，於是前五轉爲成所作事智，有三類化身，就是勝應身，劣應身，隨類應化身。爲初住以上的菩薩所現的身，名勝應身，有大威德，相好莊嚴。爲凡

夫二乘所現的身，名劣應身，如丈六金身的釋迦牟尼佛。隨種種類所現的身，名隨類應化身，如人見佛爲人類，鬼見佛爲鬼類。由三類化身，拔濟衆生，息衆生的生死苦輪。

以上已將八識規矩頌大概的講了一遍，現在還要附帶申明幾句。在玄奘法師以前的古德，講唯識都是直從第八講起的。玄奘法師爲要按照八識的次第，定爲規矩，所以變更改序，先從前五識講起。在這次所講的次序，又稍變更一下，是從順轉和逆轉講的，但並不是無意義的變更，這在前面已略提出理由的，不過現在還要將順轉逆轉總起來說一遍。先就凡夫的心理，爲他說明無始以來的雜染弊病，使他知道病源，既找著了病源，在一般有大願大志的，不滿足這有漏雜染的凡夫法，要求解脫安樂，並且不只是爲自了，還要使一切有情都得到究竟，所以才又說到以後的逆轉清淨分。我們要是

不滿足現實的人生，要趣入佛果，現在就可從第六識尋伺心的聞思慧下手用功，修集福慧資糧，行四攝六度，成就信心，希望入初佳。但這在凡夫位，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因為在這時，俱生的分別的二障習氣很濃厚，單靠自力不容易對治，所以要信三寶力，發弘誓願，由信願力，修四攝六度，成就與聞思修慧相應的信心，然後得入初發心住。既入初住，就是賢位菩薩了，既入了賢位，那就有進無退，按部就班的，可直趣大乘菩提了。

八識規矩頌講錄

2

4

3

4

(3)